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煜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

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

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

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

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否各有所適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

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

謂劉茂衛福也

或

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

戴就陸績也

亦有結朋協好幽明

共心

范式張劭也

蹈義陵險死生等節

繆彤李善也

雖事非通圓

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

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

措置也

載之則貫序無統以

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
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傳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
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
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

作期門數為微行

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
及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
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

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

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

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脩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

多之福

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蠱

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

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

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

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

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

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

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

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

施

九女解見
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

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

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

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

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
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持節與太僕任惲等

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

居攝玄於是縱

縱舍也

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

開私也

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

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函書

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

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

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

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

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
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
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
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
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
貽不肯仕述○劉攽曰案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
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
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

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

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

元始平帝年也

會王莽居攝

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

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穀弩射市

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

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逝

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

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
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
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竭
澤而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
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
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

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

王莽時官
酤酒故置

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

孫述偕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
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
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

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

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

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

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

國不入亂國不居

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親於

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

論語曰親於其身為不善

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

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於心

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為任

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傳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

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

為沮陽令

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

會王莽篡位茂棄官

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

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

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

今并州孟縣也

晝則逃隱

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

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

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

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

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

續漢

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

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

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急趨之

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

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

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

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

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

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

厭次縣之河也

與

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

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

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

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

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

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傳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

弓里戌

弓里姓也

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

以策謀戌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

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

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

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

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

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

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

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
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
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
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
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序墓在今

并州祁
縣西北

彭脩傳

彭脩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

毘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

樊封季札漢改曰毘陵

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

休假也

與脩俱歸

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

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

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黿

行太守事

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

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黿

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

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黿曰受教三日初不

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

解見文苑
襍記云攀折玉檻

朱雲攀毀欄檻

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
尚方斬馬劍斬張禹上欲殺

之雲攀折殿檻西京
雜記云攀折玉檻

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

賢君主簿為忠臣黽遂原意罰貫獄吏罪後州辟從事

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

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

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

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

守服也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

索盧姓也

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

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

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

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

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

若秦

穆救孟明而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

用之霸西戎

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
乞身從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
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
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
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
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

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

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

○劉攽曰

案文少一者字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嘆曰我

平王之後正公玄孫

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

采於汝墳也

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

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

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

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

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

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

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

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

儀禮喪服記曰

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
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

壙將窆

窆下棺也

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

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

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
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
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
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
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
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
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
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

阿里里名也

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

導引式之騎

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

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

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羸長

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肖受曰臣脩身

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

晨門肆志於抱關

解見張皓傳

子欲居

九夷不患其陋

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貧者

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

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傳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

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

乳為生漣

漣乳汁也音竹用反

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

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
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
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
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
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滄陽過李
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

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
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
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忖傳

王忖字少林

純 忖音

廣漢新都人也忖嘗詣京師於空舍

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忖曰我當到洛陽
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
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忖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

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怵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怵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怵怵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怵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怵所由得馬怵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怵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

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怵悉以被馬還之彥父
不取又厚遺怵怵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
都令假怵休息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怵由是顯名
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郡令到官至釐亭音釐
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怵曰仁勝凶邪
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
之聲怵咒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
進怵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

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傳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

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劔至亡處祭酸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傳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閔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

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唯續宏勲

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
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
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
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
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
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
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

○劉敞曰
案文上嘗

當作

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

謁舍所
謂停主

人之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舍也

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襄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襄子康也見前傳

戴封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

年十五詣

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

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
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
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
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
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
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
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
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

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
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
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
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
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
常卒官

李充傳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

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
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醢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
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
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
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
墓次有人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
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
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

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

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

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

下音假借

音子夜反

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

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

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

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

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

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

一日猶昨日也激

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傳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

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

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彫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
之共給車馬衣資彫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
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彫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
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傳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

宜春今袁州縣

少與同郡雷義為

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

前後十餘通記

記書也

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

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

說文

曰詭責也

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

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綉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綉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綉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

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

初為郡功

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

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

漢官

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後遂稱云馬融以為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義非也高祖承秦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豈其然乎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

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

至蒼梧太守

范冉傳

范冉字史雲

冉或作丹

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

奉檄迎督郵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

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

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

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

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

常賃灌園耻交勢利為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

奐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

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

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

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與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
對與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
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
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
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與瞻望弗
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
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
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姓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

急佩韋以自緩

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

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

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人尹

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難矣遂誓不敢受○劉歆曰注遂誓不敢受案敢當作

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

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

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

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

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

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

制制書也

冉首自劾退詔

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

埋其明堂之奠

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

堂謂壙中也

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

自隱

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隱肘也隱音於靳反知我心者

李子堅王子炳也

李子堅李固也

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

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

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

諡法清白

守節曰貞好廉自勉曰節也

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

表墓焉

戴就傳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

不變容又燒鋹斧使就挾於肘腋

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教何承天纂文曰肅

今之鋹也張揖字詒云肅刀也鋹音華案說文宇林三蒼並無鋹字

就語獄卒可熟燒

斧勿令冷每上彭考

彭即第也

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愴

地者掇而食之

掇拾也丁活反

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

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

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

一夜二日皆謂已

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盆火而使滅絕又

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

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

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
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
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駮忸行無義忸怩也猶言慣
習駮音吾楷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

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竒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

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

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風俗通曰光祿奉
盼上就為主事

趙苞傳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

今貝州武城縣

從兄忠為中常侍

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

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

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

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

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

值鮮卑萬

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

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

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

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
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
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
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殯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
策弔慰封郇侯

郇今貝州縣也音式榆反

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

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
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傳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

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尚字少

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

被髮著絳綃頭

說文綃生絲也從系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幪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

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幪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常於竈北坐

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

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

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句於人或悉邀諸乞兒

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

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
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
當脫素從儉脫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
及到官畧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
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
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
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
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

百官志曰每州皆置

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

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

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輔為

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

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

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

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

柴聚芟茅以自環

芟乾草也

篝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

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志誠

劉翊傳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

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

公之子

拂屬之子也

乃為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

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

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

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盖為民也

禮記曰名山大

澤不以封

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

甫則自以不孤也

申甫拂之子

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

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資其

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嫠獨則助營

妻娶

寡婦曰嫠無夫曰獨

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

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

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

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

翊以馬易棺脫衣歛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

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

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考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

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劔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劔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

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

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

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

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

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

遼東年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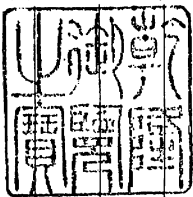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

忒差也言獨行之人乘履方正不差二也

惟此剛

絜果行育德

易蒙卦象曰君子
以果行育德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張武傳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太守第五倫嘉其行。
何焯曰第五倫為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分
立此吳郡由拳當作會稽

范冉傳與漢中李固河內王真親善注謝承書曰真字
子昌。何焯曰下文王子炳即真字也與謝書互異
至於李公名輩已高不得與史雲為友李公被難在
桓帝建和元年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子堅史家因

氏與字偶同遂舉李公以實之大書於前爾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二下五

詳校官侍講_臣王燕緒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_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_臣劉光第

謄錄監生_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

卜筮者尚其占

易繫辭曰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

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

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無
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

於墳記矣

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

然神經怪

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

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

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

禮畢至于下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箕子之術

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

師曠之書

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

緯候之部

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

鈐決之符

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

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

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
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
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皆所以探抽冥蹟
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按爾雅曰隤深也區域也其流又有風角

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

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卽顓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

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
元氣者謂開開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闔陽為天前

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
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
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筵專注云筵八段竹也
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筵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
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

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
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及望雲省

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

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

以占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

命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或開末而抑其端

論語曰孔子有

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或曲辭以章其

義

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於蓍龜也

所謂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孔子之言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

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

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

前書武帝時李少君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君拜文

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

後王莽

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

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鄭興賈逵以附同以讖文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升傳

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

各見本傳

自是習為內學尚奇

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

是以通儒

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

謂桓譚賈逵張

衡之流也各見本傳

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

此也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

夫物之所偏不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硤或同

硤五愛反

若乃

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

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

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其為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

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

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

行之文也

易繫辭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

亦失也

取遣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執故偏頗也以為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

稱虛誕者亦為失也○劉放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文不成文理注亦不明蓋非范本真中

世張衡為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

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

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

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表顯也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

父文孫明曉天官風角

祕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舊太守
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
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
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
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
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
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曰

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鋪時湔水涌起十餘丈

鄺元

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

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

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

篡後文公推數

推歷運之數也

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

環舍趨走日數十

劉攽曰舊本有倒字不合刊去

時人莫知其故後

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捷健也

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

時蜀武擔石折

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

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笋 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傳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

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鄴丘漢改為新鄴章帝建

初四年徙宋公於此

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

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

禮記曰禮聞來

學不聞
往教

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

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

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竒之及後篡

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

深忿憲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

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

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溲

溲音
噴也音巽

執法奏為

不敬

執法糾劾
之官也

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

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

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

勒

勒在馬
胸音角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

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

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

地稱眩瞽不復言

瞽亂也

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

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

觥觥剛直之
貌音古橫反

憲遂

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

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

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

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

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

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

反乎

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

業富國安民童謡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

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

四百餘里數年乃立

塘堤堰水也

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

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

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

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

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

尼首首象尼丘山中

下四方高也

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

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

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

○劉攽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曰字

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

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

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

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

明府

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

行縣輒軾其閭

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

獲遂遠遁江南卒於

石城

石城在今蘇州西南

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鳬至舉

羅張之但得一隻鳬焉乃詔上方詠視

說文曰詠亦視也音真各反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

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

王喬墓在今葉縣東

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

立能為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

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緌氏山頭果乘白鶴駐

山願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
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
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
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
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
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
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

罰遂成其業也

舉孝廉為壽張令

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

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為聘娶皆成善士

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

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

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

儀朕將覽馬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

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

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

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

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

○劉攽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字蓋上

政本是治字避作化後人誤也

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

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

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注云皇

大極中也

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

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

四科見文苑傳尚書

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應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

仁足濟時

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

錄探蹟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

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

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

董督也勗勵也

得以免戾實賴厥勲及

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

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

操

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

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

察實為九伯之冠

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

遷守鉅鹿政合

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蘇京

房之倫

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

雖密勿在公而

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念存遜遁演

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

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

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

宜當拔

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

嘉時

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

必致休徵克昌之慶

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

疇類也

尸祿負

乘夕惕若厲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懼若危厲

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

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

柴車賤車

也 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

剋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

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墓謂塋域墳謂築土

時博士渤海郭

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

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

棺音古亂反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

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

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

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西

郡

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

哺當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

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

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勅

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關

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關此

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

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

少

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校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校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校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校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

曰向度宛陵浦里旒

宛陵縣屬丹陽郡旒以舟濟水也

馬踠足是以不

得速

踠屈損也

校乃服馬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

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
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踠而泣曰家世
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
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傳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

郤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
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
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郤候舍時
夏夕露坐郤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
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郤指
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前書背觸參
益州之分野

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郤猶為吏太守奇

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

有禮慶郡亦遣使郤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郤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郤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郤陰與少府

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

冑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

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

冑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為前將軍見前

書也

常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

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

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

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

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

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
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
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
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為諸生從扶學後
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
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
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
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
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
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

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

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
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關子文有

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

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

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

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

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

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
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舍神
務也禮緯舍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
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
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隱於壺
保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山之陽

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

受業者四方而至

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
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
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
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

藝術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

徵英及同郡孔喬

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

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

李昺

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鄴人也篤

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也

北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擔賣卜給

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昺孔喬等前此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

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耻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于家子顓自有傳

陳留

楊倫

見儒林傳

東平王輔六人

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

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

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

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

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

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

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

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

布衣之列環堵之中

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

晏然自得

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

簞筭

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

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

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

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

謝承書曰南郡王逸

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

初河南張楷與英俱

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

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

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

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

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

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

禮記曰凡

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

帝時以諂事官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

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

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

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

及其

陶措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

數跡乎

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

而或者忽不踐之

地賒無用之功

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

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

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墊猶掘也至乃謂諛遠術賤斥國華

遠術謂禮樂國華謂以懷道隱逸之士也

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

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

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

喜以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

乎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考證

許楊傳反乎覆陂當復○

臣會汾

按前書翟方進傳此

下有誰云者兩黃鵠六字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考證